



世界文学名著
(全译本)

WORLD LITERATURE

源氏物语

(下)

げんじものがたり

(日) 紫式部 著

乔红伟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WORLD LITERATURE

源氏物語

(下)

げんじものがたり

(日) 紫式部 著

乔红伟 译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第三十四回 新 菜

且说朱雀院自从行幸六条院之后，身体一直不好，而且病得比往常厉害。他本来就体弱多病，但是这次却特别忧戚。朱雀院膝下除皇太子外，尚有四位公主。其中三公主为藤壶女御所生。藤壶女御乃桐壶帝前代先帝之女，先帝赐以源氏之姓。她入宫时，朱雀院尚是皇太子，她本应身居皇后之位，因先帝驾崩甚早，而其生母身份又甚低微，仅是普通更衣，无可依托，最终也只得屈居女御之位了。如今母后已经逝世，朱雀院便对人言道：“还是让我出家吧，我觉得我的时间不长了。”于是考虑出家前应有种种事宜。加之弘徽殿母后把妹妹胧月夜送进宫来当了尚侍，这尚侍声势盛大，没有人能比得上，藤壶女御就全被压倒。时朱雀院即将退位，虽觉她可怜，也无法袒护，唯摇头叹息而已。藤壶女御不久便郁闷而死。她所生的三公主，是朱雀院最为怜惜的。在许多子女之中，朱雀院最宠爱这三公主。三公主年仅十三四岁，独留于世，她何以立世度日呢？真是可怜！他为三公主忧虑，在为其着裳仪式而忙碌之时，便索性将院内秘藏的珍宝器物，及略有来历之物俱赐予三公主，其他诸子女分得次等物品。

闻知朱雀院患病，并决心出家奉佛，皇太子亲赴探问。皇太子母亲承香殿女御，亦一同前来。朱雀院并不十分宠爱此女御，但因太子是她所生，前世的缘分很深，所以也很重视她。与她纵谈往事，又与皇太子谈了些治世之道。皇太子长得很老成，看来似乎不止十三岁。照顾他的人，如明石妃子等，都很可靠，所以大可放心。朱雀院对他说了如下的话：“我已无心留恋此世，唯对公主等放心不下，为她们的前程担忧。只是所遗女儿众多，挂念彼等前程，于不可免的‘死别’不无障碍耳。日后登基为皇，对所有姐妹，可要好生照顾才是。有外戚依靠者，我皆放心。唯有三公主，年纪尚幼，自小甚是依赖。我出家之后，若无人照应，势必漂若浮萍，令我心痛如割，怎不牵挂呢？唉，想来不甚悲切。”他一面拭泪，一面诉说衷情。

朱雀院又恳托承香殿女御好好照拂三公主。然承香殿女御因昔日藤壶女御所受专宠，甚为忌恨，故只虚意应承下来。照此推量起来，因为承香殿女御旧怨未消，就算她不厌恶三公主，也未必能全心全意地照顾她。三

公主之事，令朱雀院日夜愁叹。到岁末，病情越渐加深了，竟不能出户。以前他也常常为了鬼魂作祟而患病，然而从未像这次这样厉害，以致疑心不会长久于人世了。他虽然早已让位，但在位时受他恩泽的人，现在还同从前一样亲近他，能看一下他就觉得安心了，故时时前来参谒。闻知其患重疾，无不忧心忡忡。

源氏亦时时派人探望，现又决定亲往探访。朱雀院闻知源氏即将亲自前来问病，不胜欣喜。恰巧夕雾中纳言来了，朱雀院便把他召入帘内，和他详谈：“先帝临崩时，曾再三嘱托，要我好生照应令尊和皇上。但自登基以来，我推行政令，时时遇阻，本无移恨令尊之心，却将其流放。我使令尊获罪。凡人即使贤明，倘逢不利于己之事，往往会怀恨在心，必然设法报复，因而发生意外之变。即使在古代圣明的时候，这种事也很多。为此世人正在疑虑，以为有朝一日，令尊必将向我泄愤。岂知他回朝多年，却并无怨恨之意，并真心实意地照拂太子。如今，又将明石女公子送入宫为太子妃。我感激之情，实难言表啊！但因本性愚昧，深恐为爱子之心所迷，而做有失体统之举，故对于太子，我自己故意装作漠不关心，一任别人安排的样子。对于皇上，则谨遵先皇遗言，把皇位让给他了。且喜退位后，皇上英明，力挽我在位时的衰颓之势，令我不胜宽慰。自今秋行幸六条院后，追忆往昔，甚是怀恋，若能与他倾心长谈就好了。希望你劝令尊早点儿惠临。”他说时神态异常委靡。夕雾奏复：“侄子年幼时，诸事自不得而知。年事稍长，参与朝政，处理诸种政务间，常与家父探讨大小政事，或闲聊私人琐事，从未见到流露怨你之情；反之，他曾言道：‘如果朱雀院中途辞退了皇上的保护人之职，想住在深山里去专心修炼，此后对世事全不闻问，这便不能遵行桐壶先帝的遗言了。他临朝时，朝中贤臣甚多，加之我年幼才疏，常欲效劳，却未能遂愿。而今朱雀院不问政事，专心静休，我很想与他倾心相谈，且亲聆教诲。但为身份所限，行动甚不自由，结果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见面。’家父常说此话，并且叹息不止呢。”

夕雾时年仅十八岁，然体质甚好，容貌亦光艳照人。朱雀院定目凝望，心下思忖：若将三公主许配与他，定不会让我再有牵挂。便对他言道：“你现在已安居在太政大臣家。我闻知你的婚事多年来很不顺利，常常替你惋惜，现在才安心了。我还有些嫉妒太政大臣呢。”夕雾觉得此话蹊跷。思忖良久，猛然醒悟：朱雀院正在担心三公主的终身大事，指望把她托付给一个可靠之人，然后可以安心出家。然虽知晓此话用意，但又怎能率然说破，让其受窘呢？只得答道：“如侄儿这般浅陋之人，娶亲自然不易。”说完便

告辞了。

众侍女曾在屏风背后窥看夕雾，都称赞道：“如此相貌优美之人，其雍容的气派，世所难见啊！”一年老侍女听后，说道：“哪里！其父源氏，年轻时可比他俊美多了！那才叫人炫目呢！”朱雀院听见她们争执，说道：“源氏确是个异乎寻常的美男子。年纪大了，反比年轻时更加艳丽，所谓‘光华’，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。他辅佐皇上、处理政事时，威仪显赫，令人心生畏惧。但当任情放纵、恣意嬉笑时，那洒脱无拘的姿态，则又风流潇洒，令人觉得异常可亲可爱。这真是世间难得的人物。我想这个人前世一定做了善事积了德，所以现在能有如此美丽的容貌。他自幼生长宫中，先帝几乎不惜生命地疼爱他，悉心抚育。但他毫无骄纵之情，恭谦律己，二十岁尚未受纳言之爵，直至二十一岁，方当参议兼大将。这夕雾却比父亲授爵早，十八岁便受爵中纳言，学问与才能绝不在他父亲之下。由此可见，他家威望代代高啊！”她对源氏父子赞不绝口。

三公主容貌长得极美，时值豆蔻年华，姿态天真烂漫。朱雀院看了，说道：“我要把她托付给一个真心疼爱她、体谅她、教养她的忠实可靠的人。”他召来几位乳母，皆是些深谙世事者，将着裳仪式诸事宜吩咐下去，且道：“昔日式部卿亲王的女儿，便是源氏亲手抚育大的。我亦有此意，将三公主托付与如此之人。皇上那里呢，已经有了秋好皇后。其次的女御身份都很高贵。我入佛后，三公主无贵戚相助，何能入得宫呢？唉，只后悔当初夕雾未娶之时，未能探其心思。此人年纪虽轻，才能甚强，前程很有望呢。”乳母中的一人答道：“中纳言为人一向诚实，多年来，一直钟情云居雁。如今已玉成其事，恐更难割舍了。倒是源氏老太爷，一向好色成癖，虽已年老，但仍贪爱女子。他最青睐出身高贵的女人，如那朝颜，他一直情系于心，常致信诉情呢。”朱雀院说：“哎呀！我很讨厌这种轻薄贪色的人。”他口上虽如此说，但心里在想：加入许多夫人之中，虽然可能会发生不愉快的事，但我相信源氏是个可代替父亲来关心她的人，恐只有依了乳母之意，委曲将其托付与他，人生在世，寿命几何？应该把她送到源氏那里去过那种幸福的生活才对。若我做了女人，即便是亲兄弟，亦会毫无顾虑地嫁与他的！何况为他钟情的女人，那更是自然。他如此推想，定是对尚侍胧月夜之事犹未释怀吧！

有一位乳母的兄长，既于六条院效劳，又竭诚服务于三公主，时任左中弁，地位颇高。有一天，这左中弁来三公主院中，与他的妹妹乳母相见。在谈话中，乳母对他说道，“按古例三公主应不嫁，但倘有悉心照顾的夫

婿，亦可下嫁。朱雀上皇曾向我示意，打算将她许配与源氏。你且瞅个机会，告知于他。我一伺候之人，仅能尽些力，然又有何用？且伺候者甚多，哪能万事做主？因此难免有意外之事发生。现趁朱雀上皇在世，托付了公主终身，我亦可放心呢！大凡女子，无论血统何等尊贵，命运怎样谁都不知道，实在是件令人伤感的事。上皇在所有公主中最疼爱三公主。难免遭人嫉妒。故还得使她不受丝毫非议才是。”左中弁答道：“实乃怪事，六条院主人多情得很！凡是一度钟情的女人，不论是他所心爱的，或者并无深情的，都迎接过来，叫许多女人集中在自邸内。但他所重视的恐怕也就紫夫人一个吧。倘三公主福缘匪浅，如你所说嫁与了他，即便深受恩宠的紫夫人，亦当怯这皇亲三分吧。世事难料，结局到底怎样，亦得用心顾虑。主人曾私下对我道出心声：‘荣华富贵，我已享尽，此生已心满意足了。只是为了妇人之事，外则受人讥议，内则我心犹有不足之感。’的确如此，在我们看来也有这等感想。因为由于种种姻缘而受他荫庇的许多妇人，出身虽不低微，但实甚寻常，门当户对的夫人亦没有。故三公主若能如你所说，下嫁六条院，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！”

乳母听了兄长的这番话，便寻得个时机，向朱雀院奏道：“前日左中弁已知晓尊意，并言定当效劳。他说只要你诚心相许，他即可向源氏传达。此事究竟怎样，还望定夺。六条院内有許多夫人，六条院大人对她们都很关怀，按照各人身份而予以优待。于一般家庭，正室与侧室免不了睚眦生怨。我担忧三公主到了六条院，会惹出烦恼来，还望三思而行。有很多人追求三公主，还请上皇从长计议为是。现在世上的风俗是，无论身份何等高贵之公主，往往孤身独处不嫁他人。因她已骄纵成习稚气未脱，难以独自立身处世。我等伺候者，即便贤能，能力仍有限度，亦只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。因此，三公主倘不能得到贤婿照拂，实甚担忧。”朱雀院答道：“我亦有此想法。但将公主嫁与人臣，自古视为轻率之举。况且，凡女子婚后，难免后悔，以致夫妻反目，陷入悲苦之中。倘抱定独身度世，则父母亡后，孤寂无助，孑然一身，亦十分凄苦。因为在古代，人心正直，世风敦厚，无人敢冒人世之大不韪而思娶神圣之公主。但今世人心不古，纵情好色，常常能听说世上作乱的事。昨日还是父母手中的宝贝，今日却被好色之徒所迷惑，使得自己身败名裂，也使死去的双亲脸上无光，在地下都要害羞。此种事例，不胜枚举，不论出嫁与否^①，做女人总让人担忧。因

① 按照日本自古以来的通例，公主理应保持独身。但若有合适夫婿人选，亦可破例。

果报应，宿缘深浅，早已命定，女人是身不由己的。因此，一切皆得凭各人前世宿缘，遵父兄之命了。反之，女子自择夫婿，长年相处，幸福无量，世间声望，亦甚美满。当此之时，便似觉自择夫婿亦颇善。但未经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便擅定终身，身为女子，此举又甚为不当。这于庶民百姓之家，亦被视为张狂轻薄。虽然如此，婚姻之事，必须看自己是否愿意。但倘为外力所迫，偶尔失身于不淑之人，就此决定了一生命运，便可见这是一个意志薄弱、态度轻率的人。我看三公主异常幼稚，自己全无主见。故你们做乳母的，不可越俎代庖，替为择婿！倘有此事谣传，真乃悲哀之极！”朱雀院千般嘱咐。乳母等便觉今后重任在肩，皆惶恐不已。

朱雀院又说：“我想等候三公主年事渐长，知识渐开，一直忍耐至今。但长此下去，我便不能完成出家的心愿，实在令人忧虑。所以希望早点儿决定，六条院主人气度高雅，举止稳重，虽妻妾成群，然未闻其家室不宁。且待人恳切，处世得体，世间再无此般忠厚可靠之人了。宜为三公主夫婿者，除了他之外还能有什么人呢？萤兵部卿亲王人品也很端正。我与他同为皇子，不应该把他看成外人来加以贬低。然而此人过分耽好风雅，缺乏威严，不免偏于轻率，毕竟不可信赖。藤大纳言^①虽私慕三公主，但念其身份，委实不般配。自古以来，凡公主择婿，必须其人有特殊之声望，方为合格。若仅因他爱公主而视为贤婿，则缺陷必多，遗憾无穷。据尚侍胧月夜道：柏木^②亦暗恋三公主。只可惜是个右卫门督，且仅二十四岁，太过年轻。倘有了相当的官位，倒亦在考虑之列。他清高自负，意愿甚高，难有称心如意者，所以至今尚未成亲。然他才学非凡，可知将来一定飞黄腾达，可保证他前途无量。然而要做三公主夫婿，毕竟还欠一筹。”他越想越烦。

如此宫帏密谈，不知怎么不脛而走，传诸世人。便有了不少人前来说媒攀亲。太政大臣想道：“我家右卫门督，至今尚未婚配，他决意非皇女不娶，如今三公主择婿，此良机实在不可错失。倘幸蒙选中，我也面目增光，实在是一件大喜事啊。”他心里这样想，口上也这样说。他便叫夫人劝请其妹胧月夜，前去说合。胧月夜诚恳真挚，好话道尽，期望朱雀院应允。萤兵部卿亲王曾经想娶玉鬘，终于被髭黑大将夺去。此后他决心定要娶个不

① 太政大臣（葵姬之兄）的异母兄弟，其愿为三公主家臣。然大纳言官职较低，与公主难以般配，因此表面上说愿为家臣，其实是想当夫婿。

② 胧月夜外甥柏木，此时已由中将升为右卫门督。

寻常的女子，这样才不会被髭黑夫妇取笑。他闻知三公主选婿，亦跃跃欲试，为此绞尽脑汁。朱雀院的家臣藤大纳言，担心朱雀院一旦出家修道，将失却依靠，便亦生了非分之想，希望得到他的青睐，以此成为三公主的保护人。还有中纳言夕雾，听到此种消息，想道：“朱雀院曾亲口劝慰，欲将三公主嫁与我。现在只需寻个媒人前去说合，他定不会拒绝的。”心里不禁有些朝秦暮楚了。但他继而又想：“我的妻子现在已经真心诚意地信赖我了。多年来，我未曾移情别恋，亦未因她冷淡而抛弃，如今若突改初衷，定令她悲伤不已。况且和高贵无比的公主缔姻之后，万事都受拘束。要我兼顾云居雁和三公主，势必两不讨好。”夕雾生性敦厚，此乃心念，故未曾对人说及。但却时常留意三公主择婿之事。

皇太子听到此种消息，说道：“三公主择婿之事，目前利害还在其次，主要是会给后代开创一个先例，故必须郑重考虑。普通人臣中，虽有人品优秀者，然名位低微，不配公主。三公主倘执意下嫁，那六条院主人最为合宜，不如请他代为抚育吧。”但他只是口传，而并未郑重上书。朱雀院听了十分欢喜，说道：“的确如此，说得有理。”于是决心更坚，便派左中弁为介绍人，向源氏一一陈述朱雀院的意旨。

源氏对此早有所闻。故答道：“仰承朱雀院厚爱。如今他与我年龄俱长，又有抛离尘世之意。不论哪位皇子皇女，我皆有照顾之责的。既然将三公主托付于我，定当加倍照拂。但人世无常，只怕连这短暂期间也是不可靠的呢。”既而又说：“况且叫公主将终身托付与我，和我亲睦共处，则将来我追随朱雀院而去世之时，对她来说痛苦，对我来说人世间又多了一份留恋，成了往生极乐之障碍。中纳言夕雾年方少壮，虽然尚欠稳健，但是富于春秋。就才力而言，将来定是朝廷的柱石，前程远大无限。据我看来，将三公主许配夕雾，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只是此人异常忠厚固执，已与所爱之人结缱。我想朱雀院已听这件事了吧。”

源氏的这番话，倒苦了左中弁，他心念朱雀院异常恳求，期望甚高，不得已，便又将其私下决议一一具告。源氏听了，不觉莞尔一笑，答道：“朱雀院如此偏怜三公主，对她的前途考虑得真周到啊！依我之意，只有冷泉帝为最佳人选。虽然宫中早有几位身份高贵的女御，然而不必担心，她们未必是三公主前途的障碍，因为有道是‘后来居上’呀。桐壶院当朝时，弘徽殿太后为首选入宫女御，权势鼎盛，但一度为后来的藤壶母后排斥。三公主的母亲藤壶女御，与藤壶母后为同胞姐妹。两人容貌十分美丽，则三公主不论长得像母亲或姨母，其相貌一定也很不凡。”这时他在想着三

公主的模样，心驰神往。

时至岁暮。朱雀院的病情不见好转，然为置备三公主着裳仪式，空前绝后的喧嚣扰攘，隆盛无比。着裳仪式设于柏殿中举行，帐幕帷屏一应诸物，概不用本国绫罗，皆模仿中国皇后宫殿设置，光彩夺目。聘定太政大臣担任结腰。太政大臣为人十分认真，一向不肯轻易参谒朱雀院。但他从来不曾违背朱雀院的意旨，故此次满口应允，按时前来。参与仪式的有左大臣、右大臣，以及其他诸王侯公卿。即使是有不得已之事而难以出席者，也尽量把事安排妥当，前来助喜。八大亲王、殿上诸人、冷泉帝与皇太子两方所有该到之人，无一不至。如此隆重宏大之仪式，堪称绝世。冷泉帝与皇太子念及此次盛会乃朱雀院生平最后一次，惋惜之余，便差人从藏人所及纳殿内，取得诸多唐朝舶来珍宝，奉送与他。六条院也送来非常珍贵的礼物。朱雀院回敬各方面的赠品、赐予出席诸人的福物以及酬谢主宾太政大臣的礼品，都是由六条院代办的。秋好皇后所送服装与梳具箱，无不颇具匠心。其中有从前她入宫时朱雀院所赐的梳具箱，虽然已经加工改造，形式更美观，然而不失原来风格，一见即知是当年之物。箱内另附赠朱雀院的诗一首：

神通玉梳插发髻，

今日深情似旧情。

朱雀院读了这诗，往事历历在目。秋好皇后将此玉梳转赠三公主，意思是祝她最好像自己一样。这是代表荣誉的礼物。然在答诗中，却并不提昔日为她失恋之事。为表谢意，答诗道：

喜见黄杨梳子古，

万年永继荣未衰。

朱雀院强撑病体，为三公主办了着裳仪式。三日后，他便遁入空门了。即使是寻常百姓，到了落发改装的一天，也必感到悲哀，万乘之尊为僧，比及寻常百姓来，自然倍加伤感。尚侍胧月夜一直依随在朱雀院身旁，脸上显出一副愁容。朱雀院无法安慰她，说道：“思念子女之情毕竟有限，但离别爱人的痛苦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啊？”于此情景中，出家之心或许亦有些动摇。然他终究铁了心肠，出室靠在矮几上。自此便脱离了凡尘。整个仪式实在令人伤愁，连早已绝缘红尘的僧众，都为他悄然流泪，何况诸公主及女御、更衣。满殿的人都大哭起来。朱雀院心绪缭乱，他没料到会如此骚动，他只想悄悄地到清境的境地中，这现状却违反了他的本意。他自顾自地道：“只因三公主未能安排妥当，尘缘未断，故受累至今。”

六条院主人在身体稍好的情况下，马上就来访晤。朝廷对源氏的封赠，一切都与让位之上皇相同。但源氏为表示谦虚，出门不执皇家仪仗，故意轻车简出，以示可亲可近。世人对他特别尊敬，但他故意朴素俭约。乘坐的车子也不甚讲究，仪仗队中只限上级官员及亲信者得乘车随行。朱雀院盼待已久，此刻闻知，十分高兴，便强打精神出迎。排场实甚简单，仅将客位添设在自己居室中，延请他入坐。见了朱雀院的僧侣打扮，源氏甚是感慨，不觉悲凄袭来，泣下沾襟。他好容易平静下来，言道：“自从先帝弃养之后，小弟深感人世无常，本来立意出家学道。只因缘分尚浅，竟让兄长占先。唉，我虽屡次下决心，竟难割尘念，奈之若何？我生性犹豫不定，今连出家之事亦然，怎么办呢？”言下不胜感慨。朱雀院也很伤心，颓丧之余，不能振作，只得低声同他谈论旧事新闻，说道：“愚兄常恐凡心未泯，不能学道至深，故决意削发为僧，聊居于此清闲之地，潜心修佛。只恐我这羸弱多病之躯，不能久存于世，不能得到正果了。每每想来，心中便觉不安。”

朱雀院又告诉了源氏他近来所想的事，便中提及：“我抛开了许多女儿而遁入空门，心中实甚挂念。其中最担心的是别无依靠的三公主，不知如何处置才好。”源氏知道这话有言外之意，对他甚是同情。加之他早欲一窥三公主芳容，便很热心，道：“的确令人担心。三公主身为皇女，倘无关怀备至之人，困苦之处定胜于一般女子。再则世间女子，若要一个体贴入微、诸事可托的保护人，须嫁得个以保护她为己任的男子，方可无虑。吾兄倘谓此事乃修行之障碍，将遗恨于来生，不如妥善小心地选一个不错的人选秘密地定下来作为女婿。”朱雀院答道：“我亦有此意，然事皆不易。依我所闻，父皇在位之时，家势隆盛，甘为公主夫婿、终生保护公主者，不乏其人。选婿本来并不十分苛求，但我如今业已出家，尚有这难割之尘念，甚是烦恼郁闷，以致病势日重。而三公主尚无依靠，令我焦灼不已。今我有一不情之请：可否请吾弟破格接受这一个皇女，请您替她找个适合的夫婿。你家中纳言未娶之时，我悔不及早提出。今被太政大臣捷足先登，叫我好生妒羨！”源氏答道：“中纳言为人忠厚可信，然尚年幼，阅世甚浅，怕多疏误。我且直言相告：三公主倘能蒙我照护，定当如父亲一般爱抚。唯恐在世之日不长，不幸弃她而去，反叫她受苦呀。”他已表示接受了三公主。

两人谈着，不觉时已入夜，朱雀院之处众人，与六条院所至高官，同在主人御前飧宴。朱雀院御前设一浅香木方几，几上陈列几个食钵，简单

朴素，是以往难以相比的。此等光景，让人颇念昔日皇宫大宴时的山珍海馐，歌舞弦乐。思今追昔，众皆感慨殊深，流泪不止。其他可哀之事亦多。直至深夜，源氏方起身辞归。朱雀院犒赏随从人员许多物品，又派宫中长官大纳言护送源氏返邸。天降大雪，严寒无比，朱雀院病情加重，深觉不适。但三公主终身大事已定，从此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

源氏返回六条院后，因三公主之事，甚为不安。紫姬早对此事有所耳闻，但她绝难相信源氏真会娶了三公主。她想：“昔日，他曾狂恋前斋院朝颜，但终不曾娶她过来。”所以她很放心，也就不问源氏是否有这件事。因此源氏心中颇觉怜恤。暗想：“今日之事，倘为她知晓，定要怨我了。其实，我对她之爱绝不会有丝毫削减。只是在未成为事实之前，不知她会怀疑我吗？”源氏心中甚是不宁。这两人已异常亲睦，故略有隐情便觉不快。不过当夜已十分疲惫，遂立即就寝，一宿无语。

次日天又降雪，四周景色萧瑟。源氏与紫姬一共谈论过去和将来。源氏便对她道：“昨日前去探望朱雀院，岂知他不但病势转危，心事也甚为沉重呢！他异常关怀三公主的终身大事，向我提出了如此这般的嘱托。我亦觉他甚是可怜，便应允了，外间料必早已传扬开了吧。如今对这风月之事，我早已不再热衷，故他多次托人说合，我皆婉言谢绝了。但念及他在病中亲口提及，实在不忍让他失望。到了朱雀院移居深山之时，即当迎接三公主来此。你是不是不高兴？我告诉你：即使有天大的事情，我爱你的心绝不改变，请你不要介意。这反而委屈了三公主，所以我也未便太冷遇她。总之，但愿大家平安度日。”源氏言毕，内心颇感不安，不知她将对此事持何种态度。因紫姬生性多疑，往常源氏略有不检点处，她便视为不忠而大为生气。谁料紫姬此次竟毫不介意，且正色答道：“这个嘱托，出于一片苦心。真正叫人感动啊！如何能介意呢！只要她不嫌厌我住于此处就行了。再则其母藤壶女御为我姑母呢！有这关系，想来她不会疏远我吧？”源氏没料到她如此谦逊，说道：“诚能如此仁厚，则于己于人，皆是万幸。你若能与她和睦相处，则我一定更疼爱你。你千万不要信外面的谣言。男女之事，世人总爱捕风捉影，搬弄是非。外间流言，切不可轻信。故须静心详察，方为贤明。”他如此这般，诚挚劝导了一番。其实，纵然紫姬胸襟极其开朗，对这种事又怎能漠然视之呢？紫姬心中想道：“这件事出乎意外，仿佛是空中掉下来的。既然这是他不可避免的，那我反对也没用。否则只会让他讨厌。若他与三公主真有其事，对我则必有顾忌，或者听我劝告而罢手。此次他以受人托付为名，行好色之实，我倒没法阻止了。但不可使世人知

道我有怨恨。倘让继母式部卿亲王夫人得知，不知将如何幸灾乐祸。她至今尚在为那髭黑大将之事，无理怨恨我呢。”紫姬虽然是个胸襟开朗的人。但这时候不会无动于衷的。近年来夫妇亲亲睦睦，地位也日渐安稳。本料自此便可夫唱妇随、白头偕老了，谁知如今又生出这等事来！虽然她心里发愁，但表面好像没事一样。

冬已尽，春又来，乍暖还寒。三公主出嫁在即，朱雀院内一派繁忙。以前恋慕三公主的人，听说这件事后都失望悲叹。冷泉帝也爱这三公主，希望她入后宫，但现在知道已经如此定局，也就断了念头。此事暂按。此值源氏不惑之年，朝廷准备举行隆重庆典。他却以为应俭朴一些才好，便一律加以推辞。

正月二十三日是子日，髭黑大将的夫人玉鬘最先来祝寿，奉献新菜。玉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秘密，预先不漏一点儿风声。突然来访，源氏不好推辞，只好接受了。玉鬘此行虽未声张，然其所行仪仗，实是甚为威仪。源氏的坐椅，设于南厢房内。室中焕然一新，坐椅也不用帝王椅子，而以四十条中国席重叠做成。一对嵌螺钿的柜子上放着四只衣箱，里面装着冬夏服装。此外，香壶、药箱、石砚、洗发盆、梳具箱等，都是精心设计以求完美。插花虽为寻常金银打制，可配色讲究，式样别致，格外雅致脱俗。由此可知这位尚侍谙熟风趣，颇具才气，方事事求新出奇，让人开得这般眼界。

众人聚集一堂，源氏主人出来就座，与尚侍会面。源氏容貌映丽，宛若青年，其娇艳之相，使人怀疑他的年龄是四十吗？他不像是做了父亲的人。玉鬘与他久别重逢，一见不胜羞涩。但她即刻凝神静心，与源氏寒暄。玉鬘结婚不久，便生得两个孩子，虽长得颇令人喜欢，却因怕难为情，不肯带来拜见源氏。可髭黑大将以为机会难得，定要携同俩孩子一起前来。这两个孩子都身着便装，头发左右分梳，煞是清秀可爱。源氏见了，说道：“年龄增长，自己心中并无特别感觉，只是同从前年轻时候一样过日子，并没有什么改变。但看见了这些孙儿，便觉自己已经年老，有时不免感慨。夕雾也有了儿子，可我尚未见过呢！你比别人关心我的年龄，于今天这日子首先来此祝寿，叫我又高兴，又担心，我正想暂时忘记自己已经老了。”玉鬘时年二十六岁，更添了娴静从容的成熟风韵，姿容亦更显高雅秀美。她献诗道：

根生此岩两小松，
不忘亲恩祈万福。

吟时竭力做出一副成熟的样子。源氏面前陈列着四个沉香木盘子，盘内盛着各种新菜。他略尝些菜，举杯答吟道：

托福稚嫩两小松，
野边新菜亦常青。

诸王侯公卿亦在众人唱和之际，一并前来祝寿。紫姬的父亲式部卿亲王不快玉鬘，故不想前来。但念与源氏至亲，终于日暮之时到来。髭黑大将则得意扬扬，以女婿身份料理贺寿的一切事宜，式部卿亲王看在眼里很不高兴。那两个小外孙也前后蹦跳着，争着做些杂务。四十具盛礼品的笼子，四十件盒子，由中纳言夕雾带领所有亲近的子侄，一一搬运到源氏面前。源氏赐众人饮酒，进用新菜煮成的肴饌。源氏面前，陈设有四只沉香木方几，几上杯盘精致。他一边赐酒，一边招呼众人，随使用些新菜肴饌。本来朱雀院贵体未愈，不便举行乐会。但太政大臣早已备置了琴笛等乐器。他道：“今日寿典，可谓世间最为尽善的了！”源氏要右卫门督柏木也用和琴弹奏一曲，柏木推辞，源氏强迫他，他才答应演奏。琴声美妙，竟不逊于其父。听者无不动容，交口称赞。他们都说：“无论何事，都贵有家学渊源，但能把父业继承的如此成功，世上也少见呀！”中国传来的乐器，各调各有一定的手法，因此反而容易学会。但这和琴初无定法，全凭心灵，例如随手拨弦的“清弹”，便具备各种乐器的音调，真是妙不可言。后来太政大臣把琴弦放得很宽，调子降得很低，弹出含有许多其他乐器声音的曲调。而柏木则用非常明朗的调子，弹出娇媚可爱的声音。诸亲王听了都很吃惊，他们都没有想到柏木弹得这么好。萤兵部卿亲王弹七弦琴。这张琴本来保藏在宜阳殿内，是历代第一名器。桐壶院晚年，一品公主^①擅长弹这琴，桐壶院即将此琴赐给了她。太政大臣为了使源氏的四十寿筵更加完美，他特地从一品公主那儿借来这把琴。源氏想起此琴历代相传的史迹，回忆往昔，不胜依恋。萤兵部卿亲王也酒后感伤，流泪不止。他看出源氏的心情，便将琴呈上。源氏此时满怀感慨，正无法发泄，便取过琴来，弹了一支珍奇的乐曲。虽然规模不大，却是一个十分有趣味的夜间晚宴。末了，唤来乐队至阶前演唱，歌声婉转优美，从正乐唱到俗乐，直至夜深。曲调逐渐变得温柔可爱了。最动听的是《催马乐·青柳》，连睡了的莺也都惊醒。犒赏诸人的福物，按私事惯例，都十分精美。

翌日清晨，尚侍玉鬘辞归。源氏赐予诸种礼品，又对她道：“我倒觉得

① 弘徽殿太后所生，朱雀院同胞妹妹。

昏昏然不觉老矣。你今日前来，方令我猛醒风华正逝，来日无多，不由凄凉倍增，今后可得常来探视为父才是。”玉鬘此行，让源氏忆及旧事，不禁悲喜交加。匆匆小叙，又随即分手，令他极为惋惜。玉鬘亦暗忖：太政大臣虽为亲父，却只有生育之恩；而义父对我却是慈爱备至，日后定可长蒙照抚，永世无虞。想至此，心中感激不已。

到了二月初十之后，朱雀院的三公主嫁到六条院。六条院准备迎亲，十分隆重。新房设在祝寿时尝新菜的西边的小客厅内。洞房设于西厅，第一、第二厢房与走廊，及侍女们的居室，都装饰得精致喜气。三公主的车子到达六条院时，源氏出来亲自扶三公主下车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源氏封赠虽然准照太上天皇，但名义上毕竟是个臣下，凡事都有定规，故婚式与女御入宫相异，但又不是一般的娶亲，因为这是一对特殊关系的新夫妇。婚后三日中，两院双方各有酬答，皆珍贵高雅，极富风流。

紫姬看见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她不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其实，虽然来了个三公主，紫姬未必被压倒。然而紫姬一向专宠，不允许有人与她平起平坐；只是新来的三公主，人既美艳年轻，身世又高贵无比，不能不使紫姬深感威胁。但紫姬只能隐忍于心。当三公主进门时，她主动接近，招呼照应，甚是周全。源氏见她如此宽宏，方才放下心来。三公主年纪还小，尚未完全发育，而且态度又极幼稚，毕竟还只是个孩子。源氏回想起从前在北山访得与藤壶妃子有缘的紫姬时的情状，觉得紫姬当这年龄时已露才气，眼前的三公主，却仍如孩童般天真幼稚。源氏思量如此也好，免得日后生些忌意，或显得骄横，不过终究少了些意趣。

结婚后的三天，源氏每晚都陪三公主。紫姬多年以来不曾尝过独眠滋味，如今虽然竭力忍受，最终还是忍受不了。她虽强作沉静，脸上仍不免流露出怅然若失的神态。这神态使她显得凄美之至，让人好生怜爱。源氏暗忖：“有此一人足矣！为何偏要再娶一人呢？都因我自己性情轻佻，意志薄弱，行事疏忽，以致造成了这个局面。夕雾年纪虽轻，却对爱妻十分忠贞，所以朱雀院没看中他。”他自知薄幸，沉思细想，眼里含着泪，对紫姬言道：“眼下方始新婚，不前去于理不合，还望你答许。以后倘再负心，实乃颜面无光了。且倘为朱雀院得知，又要怪怨我了……”他思绪纷乱，前后为难，模样实甚痛楚。紫姬苦涩一笑，道：“你自己心中都没有定见，叫我根据什么理由来作决定呢？”其实，她是说他说的话没用，源氏十分羞耻，用手支着头躺在那里，不说话。紫姬取过笔砚来，写道：

世事无常深莫测，

看作千秋不变形。

另又写得些诗句。源氏取来看罢，觉得虽非佳作，却也极为在理，便站起身来回吟道：

死生有命终当绝，
永不衰竭你我情。

写毕，不好意思立刻离去。紫姬说：“这叫我多难堪啊！”催促他走。源氏便穿上轻柔的衫子，飘着芬芳的衣香，匆匆出门而去。紫姬目送他走，心中很不自在。她想：“这多年来，他年岁已长，收敛了许多，不再轻易眠花宿柳了。平安无事到得今日，可偏又生出了这等难以解脱之事。世事变幻，也真是莫测啊！”

紫姬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。众侍女相与议论：“人世之事，真没个定准啊！我们主人拥有许多夫人，可没有一个不敬惮紫夫人的。现在新来的夫人却如此神气十足，我们的紫夫人怕不会就此让步吧。现在她隐忍着，日后说不定会因一件小事，便引出种种纷扰呢。”她们忧心不已。紫夫人见众人纷纷猜疑，深恐有失体面，便阻止道：“我家大人虽然有许多夫人，但是时髦、可称心快意的实在没有，故常感不足。现今来的这个三公主，真乃十全十美之事。我大约是童心尚未失去之故，颇想和她亲近，一起玩耍。切不可胡猜乱说。倘是与身份相同，或是出身微贱之人争宠，倒还有理可说，三公主降低身份下嫁，实是委屈了她。我倒希望不要与她生疏才好。”侍女中务君和中将等听了这话，互相使个眼色。她们想必在说：“这真是太体谅人了！”所以对紫夫人深怀同情。另有一些夫人亦为紫姬抱屈，有的还来信慰问，道：“不知夫人心中怎么看，我等失宠之人，倒不甚在意……”紫姬却思忖：众人这般估量我，本已徒增烦恼。世事无常，又何苦自残身心呢？

紫夫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睡得这么晚，特别奇怪。心中有此顾虑，只得起身入室，侍女们就来替她铺被褥。然而夜夜抱枕孤眠，毕竟落寞寡欢。昔日源氏流放须磨，经年阔别的诸多情状，忽又浮现于脑际。她想：那时公子谪戍，遥距千里，心系其生死安危，哪能顾及自身安适？假如在那纠纷扰攘之时，我和他都丧了性命，则今日还有什么悲欢离合可言呢！一夜风忽地袭来，凉意顿生，便让她睡意全消，然身体未敢稍动，生怕引得侍女惊异。如此独寝毕竟是痛苦的。深夜听见鸡叫，心里感到十分凄凉。

紫姬并不埋怨源氏，但是可能是她天天烦恼的原因，有一天源氏梦到她^①。源氏惊醒，不知出了何事，心中甚是慌张。等到听见鸡声，便不管天色还黑，急忙起来要回去。三公主年幼，近旁有乳母陪侍。源氏自个儿开了边门，转身即走，慌得睡在三公主旁的乳母忙扶了她坐起目送。天还没亮，除了雪光什么都看不见。源氏出门之后，衣服的香气还留在屋里，便有人独吟“春夜何妨暗”的古歌。^②庭中处处残雪未消，看上去犹如洁白的铺石一样。口吟白乐天“子城阴处犹残雪”^③之诗，一面伸手敲格子门。因为长久没有夜出朝归之事了，所以侍女们都还在熟睡，等了许久，方才开门。源氏对紫姬说道：“我在门外等了好久，身体也发冷了。我老早归来。担心你难耐孤衾，总不为过吧？”说毕，便伸了手去扯紫姬垫身的衣物。慌得紫姬忙藏好濡湿衣袖，扮出和容悦色的情状来，但并不放肆。其姿态甚似雨后梨花，令源氏怦然心动。他觉得三公主虽高贵典雅，但仍不及紫夫人的清丽淳朴。

源氏回思往日种种事情，觉得紫姬不肯同他开怀畅叙，实在是令人难过的事。这一天，他整日住在这里，不到三公主那里去，派人送一信与三公主，信中说道：“今晨遭雪气侵袭，身体有些不适，正待歇息，稍后再前来你处。勿念！”三公主乳母看罢信，回道：“须将此意告知公主才是。”却没有复信。源氏觉得太没风趣了。他生怕朱雀院闻知此事，心中不快，意欲在这新婚期间常住那边，来掩饰人们的耳目，然而离开这里也不容易。他想：“此等两难之事，原也未曾料到。唉，真不是滋味啊！”思虑及此，烦恼甚多。紫姬亦认为如此怠慢新人，恐有不妥，感到过意不去。

第二日照以往的习惯，起得很晚。源氏写一信送与三公主。三公主年纪还小，不会计较，但源氏仍很讲究。他写在一张白纸上，诗曰：

非关大雪迷中道，
只因身受朝寒困。

又将信附于一枝新折的白梅枝上，招来使者，道：“你从西南走廊送去。”自己就在窗前坐下，眺望庭中雪景。他身穿白色便服，手中捻弄着多

① 当时人相信生人魂魄可离开身体，进入别人梦中。

② 《古今和歌集》古歌：“春宵何妨暗，寒梅处处开。花容虽不见，自有暗香来。”

③ 此句自白居易《庚楼晓望》。全诗如下：“独凭朱栏立凌晨，山色初明水色新。竹雾晓笼衔岭月，新风暖送过江春。子城阴处犹残雪，衙鼓声前未有尘。三百年来夷楼上，曾经多少望乡人。”

余的梅花枝，观赏已经开始融化而还在“等待友朋来”^①的残雪上重又降下新雪来的景色。此时有个黄莺，在附近的红梅树梢上发出清脆的声音。源氏吟着“折得梅花香满袖”^②之歌，把梅枝收藏起来，撩起帘子向外眺望。其姿态洒脱优美，犹如玉树临风，实难想象他已为人父，且是身居高位的重臣。他转身回到室内，将梅枝递至紫姬鼻端，道：“只有这种香气才叫好花。如果能把这种香气移在樱花上，那么其他所有的花全都不在我心上了。”又道：“我极喜赏梅，若是樱花也能同时开放，那该有多好啊。”正在谈话，三公主的回信送来了。信纸红色，包封很华丽。那信纸为红色，装帧甚是华丽。源氏略显狼狈，暗道：如此幼稚之笔，怎可于紫姬面前出丑？还得为公主颜面着想，不让紫姬看才好。然而又念此时把信隐藏起来，反而使紫姬多心，于是只让紫姬看到了信纸的一端。紫姬斜倚着身子，用眼梢窥看。三公主答诗云：

雪花迷人春风里，
转瞬消融碧宇中。

笔迹果然很稚嫩。紫姬心中暗想：十四岁之人，笔迹怎这般不雅？但她佯装未见，默然不语。倘是别的女子，源氏定已在紫姬面前评头论足了，可三公主身份尊荣，岂能妄加评说呢？他便抚慰紫姬道：“这下你可放心了吧？”

今天白天源氏要到三公主那儿，他打扮得特别讲究，众侍女初次看到他这优美的打扮，尤为赞叹，庆喜自己的主人漂亮，自己也沾光。几个老乳母道：“你等不得太过欢愉！大人虽是漂亮，倘不慎生出事端来，那可不好呢！”众侍女喜忧参半，很觉扫兴。

三公主的房间，一向布置得极为富丽，然她的形貌与风度却与之不甚相称，她身材瘦削，穿着许多衣服，身体小得几乎看不见了。她见了源氏，像孩子一样，毫无羞涩，这副模样倒叫人怜爱。源氏暗想：“世人都认为朱雀院缺乏雄才大略。但他在风流韵事、雅兴逸趣方面，都比别人擅长。何以教出这般个平庸不堪的公主呢？还说是掌上明珠呢！”他虽觉遗憾，却并不厌恶。三公主对源氏，一向言听计从，凡有所知无不率直相告。其天真烂漫之相，叫人十分怜爱，舍不得放弃。源氏想道：“倘是从前少年时代，我一定看不起这个人。但现在我对世事一视同仁，觉得这样也好，那样也

① 古歌：“两百难分辨，梅花带雪开。枝头残雪在。等待友朋来。”

② 《古今和歌集》古歌：“折得梅花香满袖，黄莺飞上近枝啼。”